

ShengMing De
HenJi

生命的

痕迹

梅芷 著

生 · 命 · 的 · 痕 · 迹

从生命开始坠入这个花团锦簇的世界，注定了有风和日丽，也有凄风苦雨，在历经无数酷热、严寒、飘摇后，生命从一颗弱苗成长为参天大树。那些春华秋实、平平淡淡的岁月，最终化作圈圈美丽的曲线年轮，记载我们一路走过的艰辛和绚丽。蓦然回首，身后似梦幻的身影，一串串留有生命痕迹的岁月，早已风干成芳香的玫瑰：我们曾经来过。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生命的痕迹

谢正

谢正

谢正

生命的痕迹

谢正



ShengMing De
Henji

生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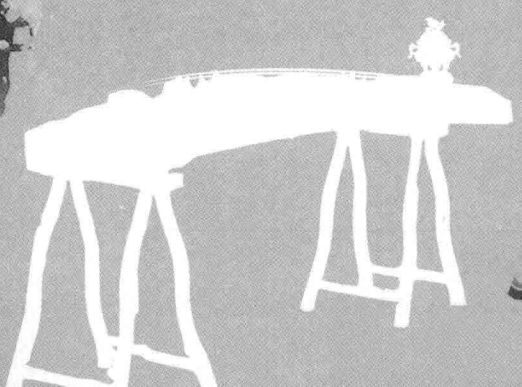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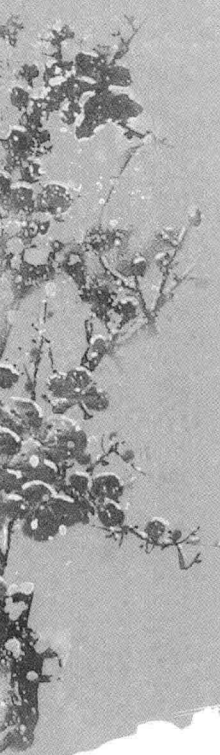
痕迹

梅芷

著

生·命·的·痕·迹

从生命开始坠入这个花团锦簇的世界，注定了有风和日丽，也有凄风苦雨，在历经无数酷热、严寒、飘摇后，生命从一颗弱苗成长为参天大树。那些春华秋实、平平淡淡的岁月，最终化作圈圈美丽的曲线年轮，记载我们一路走过的艰辛和绚丽。蓦然回首，身后似梦幻似幻的身影，一串串留有生命痕迹的岁月，早已风干成芳香的玫瑰：我们曾经来过。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命的痕迹 / 梅芷著.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402-3191-0

I. ①生… II. ①梅…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6533 号

生命的痕迹

作 者: 梅 芷

责任编辑: 王月佳 常思薇

封面设计: 点击成金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 编: 100054

电话传真: 010-65240430 (总编室)

印 刷: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20 1/16

字 数: 192 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13 年 7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躺在阳光里细数生命的掌纹

李淑琴

落英缤纷的季节，认识了梅芷。他待人和善，谈吐诙谐幽默，我们初识即如老友。他带我漫步在他的“人生如歌”文学社区，一股清新的笔墨的气息飘来，令人心醉不已。我喜欢那里纯文学的清新气息，畅游那良友集聚的精神殿堂，我按捺不住激动之情，赋诗一首：

我的目光
在网络间流浪
找不到一处栖息的风景
有一天看到你的背影
我才放下疲倦的行囊

我唐突地提出想读他写的书，梅芷立即痛快地答应了。

梅芷行动不便，需要等快递上门。每次“见面”，第一句话就会抱歉地说“快递今天没有来”，特别的憨态可掬。

没有见过面，我已经坚信梅芷的真诚。果不其然，很快收到了他精心包装的书。泡一杯清茶，陶醉于他的文字之中，在这个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尘世，他的书就像清凉的甘泉，又像一股清风吹过燥热的森林。

读后感慨良多，忍不住班门弄斧，为梅芷自传体散记《无须证实的爱》写了书评，对他的人生经历与处世态度有了新的认识。这，也是我为《生命的痕迹》作序的直接原因吧！

建国初期，梅芷出生于普通市民家庭，成长于那个特殊的年代。他和亿万同龄孩子一样，在他们的精神伊甸园里，度过了天真烂漫的童年时光；然而，14岁那年，青春还未来得及绽放的梅芷，遭遇彻底颠覆一生命运的病魔，不久又在怅惘中无奈辍学。梅芷久居斗室，很少出行，除腕踝以及小关节外，全身大关节基本上不能自如活动，终日只能半躺着，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已经使他的身体严重畸形。

就在本该充满憧憬的青春岁月，可怕的类风湿性关节炎，注定了梅芷与轮



椅终生为伴的命运。精神的、肉体的折磨，他痛苦过、徘徊过、绝望过，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我很难想象，他走的是一段怎样辛酸的不堪回首的路。

风雨袭来，梅芷的世界并非只有狼狽和凋零，并非只有苦痛和无助，他从未放弃过对美好生活的渴求，曾经自学中医，希望以此自救，继而又自学英语与文学创作，最后在当时风靡全国的山西刊授大学——那所没有围墙的校园里找到自己生命的坐标。梅芷始终把“莫问收获，但求耕耘”当作座右铭，我相信，这是生命意义的最高境界。我在泰戈尔的诗里找到过类似的诠释：

天空不留鸟的痕迹

但我已飞过……

梅芷笔耕多年，其间无数次陷入低谷，也一次次品尝成功的喜悦。“篱笆墙挡不住春光/轮椅桎梏不住梦的飞扬”，他从不企望最终成功的高峰，只求心灵有个栖息之所。刚开始读梅芷的《生命的痕迹》书稿，曾以为他写的肯定是与病魔抗争的励志故事。当时，正值我杂事繁多，心浮气躁，泛泛一读，感觉太过平淡，无非就是一些家长里短的俗事，一时竟无从下笔。

待细细读完，这才发现，梅芷对病痛折磨、命运的捉弄往往一笔带过，那个彻底颠覆一生的疾病，在他笔下，竟然是那么的轻描淡写。

梅芷以从容淡定的心态书写着过去的岁月，带给读者以思考与感慨。梅芷的生命路程，有疾病的折磨，痛苦的泪水，有失败的颓废，也有起居不便的无奈。他从不抱怨什么，而是在以豁达的心胸，睿智的思想，躺在阳光下细数生命的掌纹，向我们娓娓言说往昔的记忆。此时的我，俯下身来，已经可以嗅到书间的浓香，看到他平淡的生活里翻飞的神奇之光。

梅芷以旁观者的身份经历了那个动乱的岁月。虽然，沧海桑田，时光不再，那一切却对他的一生影响至深。《生命的痕迹》用淡淡的笔墨讲述当年他随着父母几度搬迁、居无定所、无书可读、无学可上的种种苦涩。他以平静的目光静观风云变幻，一任苦痛磨砺着自己的性情。所谓“苦难就是人生最好的老师”，因了这一段历史，因了这一段经历，锻造了梅芷更加豁达、忍让和温情的性格。

梅芷柔软的性格还体现在《也算他乡遇故知》《他说是我童年佬》等篇什中，细腻的笔触，勾勒出南国的一幅幅水墨丹青。即使生活多么动荡不安，梅芷的天空也有快乐的星辰。《绍兴的幼年时代》《曾经的伊甸园》《雪耻路一号》以及《我的小学》等，仿佛永远远离年代的阴影，远离生活的困顿，梅芷留给读者的是捉鱼摸虾、玩水嬉戏的快乐童真。梅芷是绍兴人，却长在越国故都诸暨，因此，儿时的暨阳城已经成为他血液的一部分，他再也难以割舍西施故里那份乡情乡音。

现实的指尖总时时触动着梅芷心底柔弱的琴音，在那个特殊年月，写母亲的《清白》《会不会再回来》《屋漏偏逢连夜雨》等，讲述了当时一家人生活环境的苦涩，读起这些文字，我甚至可以想象出少年梅芷无助地目睹着疼爱自己的父母，为了给他治病而举债无数。度日艰辛的同时，他也为我们展示了那个荒唐的年代一个个荒唐的故事。

目睹过一个个生命从身边消失，少年的梅芷更加懂得感恩父母，珍爱生命。《天堂有QQ吗》叙述他与从未谋面的网友“小草”的故事。“小草”身患尿毒症，但她坚韧不屈，同残酷的命运抗争，顽强地创办了网上第一个盲人服务网站，并在网上认识了同病相怜的梅芷，两人成了忘年交。小草就如同她的名字一样，顽强地抵抗着强劲的风，但最终难敌病魔离开人世。读者可以心酸地读到，多年以后，他还给永远暗着头像的“小草”发出问候：“小草，你好！”虽然这问候永远不会有人回答。梅芷细腻的情感让人动容，如果天堂真有QQ，小草“忽闻人间牵挂声”，定会“泪飞顿作倾盆雨”吧！

每个人都会留下生命的痕迹，对于梅芷，轮椅碾过的是一条自强不息和大爱无边的辙痕。他否认自己身残志不残的说法，用坚韧的毅力实践着跌倒了爬起，一千次跌倒，就有一千零一次地爬起。在日益商品化的今天，他用一种纯文学的形式不舍昼夜地笔耕，坚守“人生如歌”文学社区12年，身边凝聚了一批喜爱文学的热血青年，其中不乏一些“女孩子朋友”。上天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作为补偿，给予他身边众多纯洁无瑕的女孩子。每一个故事都会给人暖融融的感动。他用一种特殊的爱站在尘世边缘，目送她们一个个步入婚姻的的红毯，带着他真诚的祝福。他的人格魅力他的至真至善他的超凡脱俗，演绎着令人无法置信的人间大爱。他告诉读者，“我始终相信世间存在着席慕蓉说的那种‘绝对的宽容绝对的真挚绝对的无怨和绝对的美丽’的爱。而且，我觉得自己就拥有着。因为有这份绝对的纯爱，我这几乎不见天日的斗室成了一方净土，一个未被俗世玷污的世外桃源。”

梅芷没有工作没有婚姻，他的《生命的痕迹》，却带给我们健全的思考和梦想。他“除了轮椅，几乎失去了一切”，却热爱生活，每次出行必定隆重，《出门也算大事》中，他带着相机，抓拍沸腾生活的精彩瞬间，让街头、江边、小桥、花丛……在他的指下留住了永恒的身姿。他爱亲人、爱父母、爱朋友，他关注世态风云，满腔热忱地关心新朋旧友，始终不肯闲下来，还顽皮地给人家《当了一回总评委》。

梅芷何其不幸，轮椅生活数十载，他不甘旁观沸腾的世界，辛勤不休，乐于助人。多年的困居生活，使他有了非常乐观的人生态度，只要打电话，就可以听见他爽朗的笑声。他会闲聊，会调侃，对话妙趣横生。一个对生活充满

自信和热恋的人是“不再说年龄”的，他已经具有旺盛的斗志和生命力，他说他还在摇篮里。

也许你正经历着病痛的折磨，《生命的痕迹》说不定能让我们学会珍惜生命，坚守生命，乐观向上。

也许你正经历着挫败的苦痛，抱怨命运的不济，《生命的痕迹》说不定能让你学会感恩父母，感恩父母给予我们健康的体魄。

也许你正经历着事业的低谷，《生命的痕迹》说不定能教会你振作，感恩这个和平稳定发展的时代，从而抓住历史给予你的机遇。

也许你正在叹息不够幸福，《生命的痕迹》说不定能让你学会审视，因为幸福就在自己头顶。

梅芷的《生命的痕迹》，没有起伏跌宕的情节，没有波澜壮阔的渲染，只用朴实的语言叙述着一路走过的酸甜苦辣。就是这平淡的故事，折射出了他闪光的人性，魅力的人生。梅芷就是山间清澈的山泉，他的人生九曲连环，却百折不回，“叮叮咚咚”一路昂扬唱响“生命与希望的礼赞”。

生命不会永恒。

从生命开始坠入这个花团锦簇的世界，注定了有风和日丽，也有凄风苦雨，在历经无数酷热、严寒、飘摇中，生命从一棵弱苗成长为参天大树，那些春华秋实平平淡淡的岁月，最终化作圈圈美丽的曲线年轮，记载我们一路走过的艰辛和绚丽。蓦然回首，身后似梦似幻的身影，一串串留有生命痕迹的岁月，早已风干成芳香的玫瑰：我们曾经来过。

走笔至此，掩卷而起，推开纱窗，有南风拂面。我仿佛看见如诗如画的江南小城，梅芷正躺在春日的阳光里，细数生命的掌纹，讲述一个个或悲苦或荒唐或感动或令人开怀的故事，淡淡的春光，淡淡的故事，身边飘着淡淡的花香。

目 录

序言 躺在阳光里细数生命的掌纹	1
-----------------------	---

至爱孰能舍

周氏家族	1
外婆家的事	3
与我出世相关的	5
绍兴的幼年时代	8
曾经的伊甸园	11
清 白	14
日暮乡关何处是	18
我家的头等大事	21
书书的名字叫周书	24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	29

追思应不远

雪耻路 1 号	34
暨阳旧城印记	39
我的小学	42
我的中学	45
只想回到从前	50
光明行	51

邻里亦依依

会不会再回来	57
--------------	----

新的环境新的家	60
又搬家了	62
龙嬷嬷	64
别了，红台门	69
又是一个新环境	73
新邻居	75
左 邻	79
也算他乡遇故人	84
她说是我同年佬	89
再别光明路	92

世事固堪论

甘之若饴话苦辛	97
蹒跚看世相	100
屋漏偏逢连夜雨	103
老木匠	105
有点荒唐吧	108
难忘那天发大水	112
难以置信的事	115
一盘糊涂账	119

心向友朋开

一年的冷战	122
生命的痕迹	126
忘年之交	133
心有灵犀	137
不辞冰雪为卿热	138
诗人还是诗人	140
女孩子朋友	142
“熊猫舅舅”	145
天堂有 QQ 吗	149
暨阳之光	152

丽日照残春

广播情结	156
出门也算大事	159
书友座谈会	160
难得一忙也不错	162
不再说年龄	164
雪之梦	166
闲聊也不错	168
梦里稀奇梦	170
人生十年不寻常	171
改邪归正吧	175
当了一回总评委	176
了却一桩心事	178

后 记

跋	181
---------	-----

周氏家族

祖籍绍兴，加上姓周，便常被问到：周总理、鲁迅是否同宗？每当此时，心里有点高兴，也不无遗憾。同是姓周，五百年前一家人，也未可知。然而，听几位能找到的长辈说，我家与两位名人，好像还真没有什么关联。

说是没有关联，但要是从几竿子都打不到的关系中去抠，也还可以找到一点影子。我说的是与鲁迅家。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原配夫人是日本人，后来因性格不合分手，与他的学生王蕴如女士缔结秦晋之好。王蕴如女士有位内侄，娶妻马氏，正是祖母的胞妹马巧英，也就是我姨婆。不过，我们与王家似乎一直没有联系，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我甚至还不知道还有这么一门亲戚。80年代初，王家突然与我们联系上了，一度还很是热络。巧英姨婆的小儿子承烈表叔曾特地从省城赶来看望我们。当时我正自学英语，表叔还为我买了不少英语读物。

对于周氏家族，其实我所知甚少，仅从爸妈那儿零星听到过一些。妈妈嫁到周家后，因学历水平相对比较高些，颇得曾祖父赏识，常与她谈些诗文经书之类，曾祖父还把一部《周氏家谱》托付给了妈妈。爸妈因工作关系离开绍兴后，《周氏家谱》理所当然地留在了老家。我在绍兴读初中时，倒是看到过楼上有一箱又一箱的书。除了曾祖父的吃饭家伙中医古籍以外，想来，家谱应该也在其内。倘若家谱如今还在，对我的叙述一定会有很大帮助。可惜的是，“文革”时期，那些书全被抄没了。

记忆中，最高长辈是曾祖父。曾祖父名周彬轩，生于1871年，属羊。曾祖父是医生，那时叫郎中。爸爸告诉过我，曾祖父为病家开方时，特别喜欢用一味叫吴茱萸的药。据我所知，吴茱萸是一种比较普通的中药，温中散寒、开郁止痛，却不明白他老人家这种“爱好”出于何因。曾祖父的医术也许并不那么高明，否则，周家应该会很富庶。事实上，听爸妈说，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先辈们，只属于勉强度日的阶层。

曾祖父在我出生两个多月后去世，当时，老人家正好80高龄。曾祖父与我祖母关系处得不好，爸妈结婚后，他执意搬来与他的孙儿孙媳，也就是我爸妈同住。当时，我家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曾祖父却毫无怨言，一直坚持到最

后一息。

妈妈说，曾祖父是因泄泻不治而去世的。或者，病，于他的去世只是一种“借口”。那时候，“人生七十古来稀”，曾祖父谢世已是 80 高寿，不少人说，是很难得的“喜丧”了。

祖父周璧忱，生于 1895 年，也属羊。生前似乎一无所长，曾在税务局当过几年小职员。祖父身体不好，因此，他比曾祖父还要早几年离世。

祖父的薪水加上曾祖父的诊金，根本无法维持一家开销。为此，祖母跑过单帮，摆过小摊，卖些烟杂以贴补家用。我的父辈也都很早出外闯荡，自谋生路。

祖母马瑞英，生于 1898 年，属狗。结婚时，祖母才 14 岁。翌年，生下我大姑周裕岚。随后，祖母又生了三儿三女。

大姑先天不足，体弱多病，后来又摔了一跤，成了驼背。大姑内向，甚至可以说有点孤僻，几乎从不出门，更没有朋友。她终生未嫁，于 1960 年去世。

二姑叫周裕杲，生于 1926 年，属虎。为了“冲喜”，她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结婚，然而，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她在花轿内吐了狂血——二姑患有肺癆（肺结核），颇受婆家嫌弃。这样，二姑很快就回了娘家，不久去世。

大伯周祖培，1917 年出生，属蛇。大伯大学肄业。新中国成立后大伯在郑州 503 厂工作，工程师。大伯只有一女，似乎小我 2 岁，名叫惜今。大伯在旧社会颠沛流离，新中国成立后才安定下来。从他为女儿的取名可以看出，他对新生活的珍爱。

二伯周世培，生于 1919 年，属羊。是祖父的第三个孩子。二伯应该是父辈中最聪明的一位。他的人生道路，也因之更是大起大落。二伯生有两男两女，长子良洪，长女良莉，小女良瑜，小儿良湧。

爸爸是父辈中继二姑之后的第三个儿子，名周锡培，生于 1923 年，属猪。我有两个弟弟，介昀生于 1953 年，属蛇；介浩生于 1955 年，属羊。

另外，侄女周书，生于 1984 年，属鼠；侄儿周剑，生于 1986 年，属虎。爸爸还有两位妹妹，即三姑和小姑。

三姑周裕湘生于 1934 年，属狗。三姑夫齐潮海，天台人。他们有一女一子。表妹齐红芽，表弟齐斌。三姑一家一直居住绍兴。

小姑周瑜瑾（“瑜”本作“裕”，小姑嫌俗气，自改之）生于 1938 年，属虎。小姑夫宣其孝，诸暨人。他们有二子，宣暨兴、宣暨杰。

曾祖父有好几位兄弟去了哈尔滨发展，相对来说，都很有成就。我大伯、二伯也都在哈尔滨生活过。后来，未成年的爸爸也去哈尔滨当了银行练习生。

外婆家的事

妈妈姓胡，原名德华，因五行缺水，又取名为淼，读书后，私塾先生替她改名洁云，稍长大之后，嫌名字太俗，自作主张改为晓风。我舅舅也随即效仿，为自己改名晓箬。外祖母发现后，很是生气，骂姐弟俩是不是想学风箬远走高飞？妈妈只得把名字调整为“筱峰”。舅舅则改成“筱箬”。我还有位姨妈，叫“筱筠”。这些名字一直使用至今。

与周家相比，外婆家祖上要荣耀多了。妈妈的曾祖父中过举人，据说是乡试第三十几名。因此，胡家祖宅很大，有四进，入门就能看到上面悬着题有“文魁”字样的匾额，门口立有旗杆。当时绍兴城里，有“徐李胡田”四大望族，“胡”，就是指妈妈的娘家。但是，没等到妈妈出世，四大望族渐次败落。于是，又有了“徐李胡田，苦到可怜”的俗谚。妈妈的祖父名胡贤之，英年早逝。他有个弟弟叫胡迪之。胡家的颓败，就是这位“二爷爷”的“功劳”。胡迪之是吃喝嫖赌抽样样来得、五毒俱全的主儿。妈妈的爷爷过世之后，他更是变本加厉，结果，硬是把那座胡宅典给了别人。后来，我的外祖父总算把府宅赎了回来。我曾问妈妈，外祖父哪来那么多钱？妈妈说，无非是“拖拖借借”四个字罢了。房子赎回来后，自己住一进，其他三进出租，用租金还债。

那座胡宅在绍兴市区的投醪河边上。我曾经在投醪河边走过，却从来没有想过去寻觅胡家祖先的遗迹。

由于家道中落，投醪河胡宅还是没能保住。妈妈很小的时候，一家子住到了塔山脚下的菩提弄，那里离秋瑾故居和畅堂很近。

妈妈家的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尤其是外祖父去世之后。幸亏那时还有妈妈的外祖父接济，只是这样的光景也不长久。

妈妈的外祖父，就是我的曾外祖父了。曾外祖父叫王松年，也是郎中，但他的医术，显然要比曾祖父高明许多。妈妈说，她小时候去外祖父家，是最开心的事儿。由于曾外祖父的医术高超，加上他看病从不肯收诊金，故而口碑极好。为此，家中厅堂，永远挂满了病家为报恩送来的各色好东西。这些东西，常常会转移到妈妈家里去。

让曾外祖父感到美中不足的是膝下无子。那个时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帽子是很吓人的。曾外祖父便看上了隔壁家的女孩。此事当然瞒着曾外祖母，



曾外祖父只找了自己的女儿商量。我的外祖母是孝女，她想出了一个妙计，把她的妈妈接到自家住着，待那边生米做成熟饭后，再作公布。等这件事完全搞定，曾外祖母只能承认既成事实之后，自然要怪自己的女儿“吃里爬外”。老人家的思维方式也很有道理：原先他们只有外祖母一个女儿，他们的一切都可以是她的，这样一来倒好，要是真生出来一个儿子，哪还会有做女儿的份？曾外祖母的预见还真的应验了。曾外祖父喜得贵子，取名王泽炜。至于接济之类，可想而知。

妈妈的这位舅舅，比她还小4岁。但辈分摆在这里，妈妈还是得叫他舅舅。倒是我的这位舅公谦虚得紧，后来竟然一直叫我爸爸为“哥”。他有他的道理，因为我爸爸比他大8岁。

舅公的儿子却只比我大1岁，叫王长兴。初中时，这位表舅是我的校友，高我一届。

外祖父叫胡长龄，很早就过世了。当时妈妈只有14岁。家里没了顶梁柱，一切都得由外祖母一个女流之辈担当。外祖母风风雨雨几十年，把三个儿女拉扯成人，个中艰难，可想而知。

外祖母没上过学，通过自学，能识字，却不怎么会写。外祖母原名王福，她把篆体的“福”字拆开，改名为“祁田”。从这名字可以看出，外祖母还是很有水平的。

妈妈娘家也是“地”字号的主儿，家里有四十几亩田，一家数口，靠田租过活。但外祖母毕竟是女流之辈，加上又是“三寸金莲”，行走不便，只好把收租的事托付别人。负责收租的人经常坑蒙拐骗，田租到外祖母手里时，连一半“成色”都不到。好在有曾外祖父接济，加上以前积攒下来的一点细软可供变卖，日子还能紧紧巴巴地过去。只是，外祖母很有“远虑”意识，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允许自己的生活过得稍微阔绰一点，能省就省，能苦坚决苦。

毋庸置疑，外祖母是有着很深封建意识的人。在她看来，儿子是她的一切，她的未来得靠她那唯一的儿子。这样的思想，加上家境的日益贫困，不得不使她做出许多“重男轻女”的事儿来。

日寇入侵绍兴时，外祖母带着子女逃到平水避难。当时，她只带了缝在棉被里的100块钱。即使在那段时间，外祖母也不肯轻视舅舅的营养，三天两头为他买些鱼腥补补。常常是这样，买一条鱼，妈妈吃鱼头，姨妈是鱼尾，鱼肉由舅舅“包场”，外祖母自己是碰都不碰的。平日里，妈妈她们吃的是玉米糊，只有舅舅一人吃米饭。每次给舅舅煮饭，年幼的姨妈都会候在锅边，一边闻着一边喊：“香啊，香啊，给我吃一点……”外祖母却置若罔闻。有一回，姨妈把锅边的“饭鬻”挖下来一点吃了，还挨了外祖母的一顿好揍。

外祖母是不得已而为之。女儿也是她身上掉下来的心头肉啊，只是，她有什么办法？我在绍兴读书时，常去看外祖母。有一回，外祖母流着泪跟我说到了这些往事，她说她很后悔，很对不起我的妈妈和姨妈……

不过，话又说回来，尽管如此，妈妈、舅舅与姨妈姊妹三人，从小都是非常亲密无间的。

外祖母有一点是颇具见识的，那就是在如此艰难的境地中，依然努力地供着三个子女读书。

妈妈读书成绩非常出色。不要说是学校里，就是在整个绍兴城里，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小学毕业时，妈妈的成绩是全市第一。读完初三上半学期，为了减轻家里负担，她自作主张参加了高中招考（那时分春季班、秋季班两种形式），结果考上了。但是，外祖母没有答应。说来也难怪，家中经济条件实在再也供不起妈妈上高中了。妈妈难过之极，经常在梦中哭喊：“哪怕叫我尝尝味道也好啊！”当时，我的姑婆也与妈妈他们住在一起，她实在不忍心了，提出由她出资供妈妈上高中，哪怕是变卖首饰也要这样做。在这样的情势下，外祖母只好勉强答应，但事先讲定，就读一年，“尝尝味道”。当然，外祖母并没有让姑婆出资。

尝过高中“味道”之后，妈妈辍学了。她开始找工作，但是，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这又谈何容易！后来，幸亏由一个叫张燕的同学帮忙推荐，妈妈去青藤书屋附近的大云小学当了教员。妈妈后来告诉我，第一次领到工资时，她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她买了不少以前想吃又没钱买的小零食，一路走一路吃。

外祖母 1966 年去世。当时正值“文革”，爸妈都受到了冲击，我那时也病情正重，所以根本没可能去绍兴与她老人家作最后告别。几十年来，梦里，倒是常见到外祖母的慈容……

与我出世相关的

爸妈于 1948 年订婚，本来打算当年完婚，可就在这个时候，出了一件事。

那时，外婆家住在水沟营的芝兰北里，隔壁，驻扎过国民党的“青年军”。那反动派部队有个连长看中了妈妈。虽然，“青年军”后来调防到了杭州，但那连长听说我爸妈不久将择日成大礼之后，扬言到时定来“讨杯酒喝”。这



可把外祖母吓坏了，只好与周家商议延迟。好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绍兴风声日紧，1949年5月7日，古城绍兴换了人间。爸妈这才结得连理。

妈妈嫁到周家后，与祖母他们住在一起。开头还好，时间长了，就出现了许多的不融洽。主要是我大姑、二姑，闲居娘家，无所事事，整日无端端地生出许多是非来。

那时候家里有八个人，除曾祖父、祖母、爸爸、妈妈而外，还有四位姑姑。爸爸在二伯开的裕记粮行当伙计，平时不着家；两位老人“明文规定”是不干活的，大姑二姑“横草不拿竖草不拾”，三姑小姑到底还小。这样，家里的活儿，无论买菜做饭，还是缝补洗涮，自然由妈妈承包。一天到晚，妈妈都忙得头头转，她很快病倒了。曾祖父是医生，很快诊断出妈妈是小产，祖母在两位姑妈的挑唆下，硬说只是崩漏，仍要妈妈起来做事。这便惹怒了爸爸，他飞起一脚，把锅灶都踢飞了。外祖母知道此事后，出面与祖母商议，最后，总算雇了个保姆了事。

事情并没有完。后来，妈妈怀上了我。为避免再生枝节，受曾祖父关照，妈妈躺在床上静养。那一天，她听见大姑二姑在议论，说我妈要是生个女儿，保不定被周家遗弃。那些话说得很响，像是故意让妈妈听见。妈妈听了，自然是憋了一肚子的窝囊气。

妈妈出嫁时，外祖母的经济条件已经相当困难。出于无奈，老人家给自己女儿的陪嫁自然非常简陋。一般来说，绍兴人嫁女，有一整套的嫁妆。妈妈得到的却几乎只有一个马桶——这是必不可少的，绍兴人称之为“子孙桶”。除此之外，连脚桶都没有一只。依照风俗，绍兴人陪嫁脚桶大大小小的有许多只，包括很大尺寸的澡盆。陪嫁妆奁的多少在婆家往往很受重视，多则令婆家刮目相看，少了就只好受人冷落。就因为这个，妈妈又受足了气。我那两位姑姑，当着妈妈的面，说夏天就到了，看她如何洗澡……

外祖母知道了情况后，为求得平安，把妈妈接回娘家。然而，绍兴人历来封建，嫁出去的女儿不可以在娘家久住。为此，妈妈住外祖母家那段时间里，妈妈按月付房租，虽然是象征性的。

我在母腹里一天一天长大，眼看就要临盆，外祖母又提出一个说法：女儿不能在娘家分娩。俗谚云“热血落地，拆屋掘地”，对娘家人是很有威胁的事。这才去了北后街216号的周家“堂中屋”。说起来，那根本不能算房子，无非是一个楼梯口，放下一张床后，连转身都难。但是饱受家庭苦恼的爸爸妈妈很感恩，毕竟有了栖身之处。

1950年6月24日，农历五月初十，天下着大雷雨。我便是这天凌晨出世的。遗憾的是，爸妈都记不得那个确切时辰了。这也难怪——我的出世给妈妈